

“城市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

——斯宾格勒

1

文明的使者——城市

一 物质——城市性集聚体现之一

(一) 物化符号——象征与追求

城市是人类社会的物质与文化的凝聚体，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在一定空间上的交汇。美国城市学者凯文·林奇从六个方面给城市下了定义：(1) 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2) 城市是各种社会人群的共生体；(3) 城市是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地方；(4) 城市是一种社会的场；(5) 城市是各种社会力量决策的产物；(6) 城市是社会矛盾冲突的地方。芸芸众生群集而成的城市，毫无疑问需要有别于农村的大量的生活设施、服务体系、运输系统、娱乐场所、消费用品等等。城市所创造的空间为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物质产品的消费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有机地聚集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

城市自其产生以来，本身的功能及结构体系随社会的变迁而演进，但是城市物质的积聚功能却是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且日益突现。从早期城市产生时的日中而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人们把剩余的农作物在统一的时间和地点集中买卖，到现在的以工商业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化城市，各种物质高度集中，城市无疑都是人类物质的集散中心。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首先就体现在它的物质存在上。而城市正是因为物质的高度集聚性才得以空前发展。因此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因人的物质需求而存在的。而正是基于这些人类的物质需求基础使城市得到不断地丰富和满足，城市的物质和文化力量才得以不断壮大。城市作为有别于农村形态的人类物质再造体系，是人类物质与文化需求的生存需要的集中体现之一。

正如迪尔凯姆所阐述的，城市的有机团结是建立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 ① 唐恢一. 城市学.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1. P7
- ② 凯文·林奇著; 林庆怡等译. 城市形态.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P230
- ③ 凯文·林奇著; 林庆怡等译. 城市形态.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P2

的基础之上的，城市并非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单一生存空间基础之上，即“城市分工日益深化的生产空间，多层次的社会生存空间”等。城市中生产的分工和细化需要人们通过货币和物质流通及交换实现需求的平衡，城市越发达，这种对物质的依赖和交换程度要求越高。尤其在工业革命以后，城市逐渐成为第二、三产业的积聚地，人口、资本、物资、能源、信息、设备以及各种相应的物质设施在短时间内大量汇集在城市，并且相互作用，互为依赖，这些物质经过人类的有机组合与利用，超越了原物质单个体的自然属性，原物质形态在城市中被赋予了社会与时代的属性，高度现代化的物质形态成为了城市文明的标识。高度聚集的劳动力、产品、资源市场为各个经济行为主体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和聚集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效益，物质聚集的极化效应，节约了城市中经济活动主体的大量成本和时间。

与城市相对应的农村显然缺乏这种物质的集中化和丰富性，无法实现城市的物质优化组合功能。同时城市的有限物质存在，相对于庞大的城市消费群体显然属于稀缺资源，土地、空间、用水和交通等等都极大地影响着城市的个体以及群体的生产和生活质量。

城市作为一种人类聚集形式的社会存在，人们去理解其复杂庞大的系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其物质的感知。对于城市的理解与描述，“城市研究并没有专门的描述工具，而是借用了地理学和建筑学的一些范畴”，但是单纯的图形和数字统计并不能说明什么。林奇认为城市的物质形式主要分为人类活动和便于人类活动的设施。从这两个物质组成因素，我们就会很容易抓到城市的特征，更灵动、具体地认识和理解有机运动中的城市。一个再好的城市如果没有人类活动的存在，只是一座鬼城；而缺乏为人类活动提供物质载体的城市，也是前景堪忧的。在城市的能动发展过程中，人类活动的不断优化发展，人类活动设施的不断增加和创新，为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城市中川流不息的人群、便利的道路和交通、气势恢弘的建筑、景致宜人的绿地和风景带、流动的音乐、灯火辉煌的夜景，不同功能、特性各异的物质因素无不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扑面而来的现代化的城市气息。早期的城市结构和功能较为单一，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因为物质的集聚和创新，已经开始展现出自身的魅力了。

- ① 康少邦,张宁等.城市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P10
- ② 张鸿雁.侵人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P205
- ③ 凯文·林奇著;林庆怡等译.城市形态.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P242
- ④ 同上

今天我们惊叹于城市物质丰富的极大化，它表现了人类社会的极大进步。今天的城市发展正是基于城市交通、城市资源、城市人口、城市通讯网络等一系列坚实的物质基础的支持 才得以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现代化和发展。城市从其本身意义而言其实是人类社会最为壮观的杰作，它虽然来自于自然，却在一定的地域空间编织了人类社会的新的物质状态——第二自然体系，人类社会规定了特定的社会秩序和仪式，这种秩序和仪式通过各种物质再配置得以表现，而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权力关系、社会行为表现、各种仪式在城市中得以最充分地实现。人类创造出城市，修建城墙、房舍、市场、宫殿、寺庙、街道、监狱、广场、雕塑、公园、工厂等等 人类社会的秩序、精神以及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结构通过这些物质载体得到了完美的实现和体现。例如不同地域的城市有着风格各异的官府建筑，欧洲官府表现了强烈的市民化的文化倾向，贵族的城堡多坚实而高耸，中国的宫殿多是高台式与大屋顶歇山相结合为主要符号表现的、权力高于一切的文化感知。当我们谈及任何人类文化及文明的时候，城市的物质文明无疑是经典依据，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神秘的古东方埃及、印度与中国的文明，在历史的史页上我们看到的都是有着明显文化差异的城市建筑、雕塑、市政设施等典型的城市产物，这些得以长存的精美绝伦的东西述说的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存在特征。因此人类在创造城市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社会文明的阶梯，这是几千年来的农村社会创造的物质总和所无法达到的。城市在它的显性功能里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中心，在这里 大量的劳动力、群聚的智慧凝聚出巧夺天工的物质文化 而诸如货币、汇票等纯粹社会物质也因城市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城市在物质网和社会网的纵横交错下发展。

城市因为人类为了实现某些功能而产生和存在的，因而城市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工具性的特征 城市的“物质网”“物质分配、科层体系”和“社会网”明显具有城市理性的物化倾向，缺乏人文关怀的社会表现。在前工业化的城市中 城市人口被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统治者，一类是被统治者 被统治者的大部分人口从事着商业、手工业等被鄙夷的工作，他们必须绝对服从在城市中占绝少部分的统治者，他们创造了辉煌的城市文明，却居住在拥挤肮脏的居所，失去对丰富物质的分享权利。到了工业文明时代，由于产业的不断细化 社会分工的不断专业化 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 城市人口急剧膨胀 要在城市有限的空间实现集约化社会生产，只有放弃人的权利，城市人成为实现生产效益和城市正常运转的工具，大部分劳动者在城市中彻底丧失了他的主体地位而让位于大机器，大批城市人生活在粗制滥造而狭小的住宅里，城市环境

恶化(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十九世纪早期发生在欧洲许多城市的霍乱正是这种情况的产物。人类建造城市之初本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但是在城市的发展中,在人类创造出大量的城市物质文明中,一部分城市人在城市里并没有找到他们的位置,人与物质的关系产生了异化。人和物质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的一切物质都是人的价值的物化,而失去了人的灵性的城市则是病态的。

(二) 人文气质——或有或无的现实

“人文”这个字眼是基于人之为人的哲学理念。中国的“人文”可以对之以“仁与礼”。人文精神来自于人性自我关怀的精神和文化气质;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气质正是这种人文精神的酝之于内发之于外的表现形式。工业化时代的城市里大机器几乎成为社会追求稳定、理性、连续、维护固有社会功能秩序的象征。在这种不主张个性张扬的时代,城市成为一个大的机器被运转,专业化分工以及社会关系的非人性化带来了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现代文明,人文精神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迅速抽离出来而逐渐萎缩,人性的因素被掩藏在刻板的社会秩序之中。无论在烟囱林立的工厂还是简单重复的街道和建筑,在工厂就是工作,在家里就是起居饮食,邻里被高墙和栅栏绝缘,在商场就是购物,似乎并不欢迎人们的逗留和集聚,城市弥漫着威严和压抑的气息,城市并不关心个人的存在和感受,城市异化成物质的场所,人在城市里失落。以钢铁冶炼而闻名一时的美国匹兹堡正是大机器时代的典型产物。雄厚的资本并未给这个城市的人们带来什么好处,这里没有很好的环境、完善的服务设施以及对人的关怀,整个城市一度笼罩在黑暗的烟雾中。从1910年以后的几年中,城市以及周围农村人口持续减少,失业率也一度达到5%至10%。^②

二十世纪以来,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的丰富资源和机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大片郊区和农村被并入城市,城市日益臃肿不堪,配套的服务、就业、福利等设施无法跟上城市的发展速度,城市问题频繁出现,城市管理陷入困境,城市贫富差距拉大,人口老龄化严重,大批的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带来了城市环境的恶化,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失业率不断上升,城市犯罪现象增加,城市阶层之间的摩擦加剧,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受到极大影响。

^① 叶朗,《人文精神的坚守与呼唤》,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01.02
^② 王旭,《美国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P247

城市的极度扩张带来了老城区和中心区的衰落，高耸的楼群和厂场无法掩盖城市的颓废和贫乏，这里充斥着犯罪和肮脏。

沃思认为人口的密度、规模和异质性导致了“以分裂性的次属关系为特点的城市的存在。人们相互熟知并非由于人的本身，而是由于各自担任的职责，热烈的情感主义为冷淡的理智主义所取代”。现代的城市漂移到钢筋和水泥的海洋，人们用鸽子笼式的房子把人们胶聚起来又严密地分割开来，人们在自主自立、公平竞争、讲究效益和效率的城市里孤军奋战，人性的粘性降低，人们之间互不熟知，互为防备，尤其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和可知性逐渐减弱，可倾诉性降低。在这商潮裹挟、崇尚物质的水泥家园里，道德、血缘、友谊都变得无足轻重，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的功能也日益缩小、减弱，四周充斥的是城市的无尽喧闹，城市的空间游离的是文化的迷失、灵魂的失落。各种城市病症开始普遍化，如独身心理病、独生子女冷漠症、星期一上班综合症、女性焦虑症、独身老人空巢综合症等。非人性化、非情感化的社会分工让人类的家园变得如此孤独而冷漠。

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则意味着大机器时代的远去，传统工业不再在城市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也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发达的通讯和信息技术、高度集中的资本在改变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人本主义在城市的摇篮中迅速成长。后工业化城市被称之为赛博空间(Cyberspace)，由人工文化世界、计算机化、网络化、虚拟化、适人化等多维元素组成有机集合，在这个城市世界，人与城市、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的秩序和关系通过信息的介入得以重新阐释，每个人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寻求安全、独立、自尊和成就，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生存环境和自然生态、寻求理解和沟通。城市社会突出人的自主性、多元互动性、灵活性，地域的限制减少，鼓励人的参与和分享，人本主义成为认识、管理、规划、建设城市的灵魂。在商场里我们既可以购物也可以休闲、娱乐甚至欣赏各种艺术展示；在普通居民区既有大片的绿地、充足的阳光也有丰富的社区活动，在城市的街头花草树木和人性化的城市雕塑随处可见，同时还有专为行人开辟的步行街。

城市犹如一个生物有机体，经历了生命从结构和功能的简单化向多样化、多层次化的演进，现代化的产业、高速发展的交通通讯技术，极富个性的想像给城市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为城市的人性化的发展提供了更高层次的物质准备。虽然电子网络和强大的物流体系在逐渐替代传统的城市商业圈、生活

① 康少邦,张宁等.城市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P282

② 曾国屏,李正风.赛博论·赛博空间·社会和文化变革.北京哲学动态,1998.5

圈、工业圈和人际互动方式，城市空间的传统意义在面临挑战，但是城市的本质并不能超越人居的定义，抹杀不了人的群体性的社会性质，转而是重新认识人在城市的主体地位，去创造和实现人的交流和互动，在物质的服务和设计中实现纯物质性的超越，而加入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实现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社会平等。

（三）历史与现实交叠

舒尔茨认为城市空间是人和人为环境互动的产物，是人类为了一定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场所，人们在这有限的聚集地实现相互的交流和共识，成为城市居民所共享的社会的公共空间。城市空间从物质实体来说包括点（场所和中心）、线（路径和方向）、面（范围和区域）三维空间组合。但是空间并不仅仅包括这种几何三维空间，还包括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人文要素对空间的塑造和构成，现代物理学界甚至提出了超空间的假设，认为人类生活的物质向度包括时间在内的10个向度。卡特尔直接描述“空间是结晶化的空间”、“空间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任何物质支持都有其象征意义……空间把在同一时间里并存的社会实践聚拢起来”。吉登斯则认为在研究人类社会结构时，不能把时间和空间设定为纯粹的物质环境空间和时间，而应该融合人的日常接触和所蕴含的结构特征。空间是时间的凝固音符，每一个特定的空间场所，都是一点或一段时间域变迁的记录，从一个具体的社会物质空间场所，可以分析和追溯人类主体的互动情景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庞培古城留给今人对古罗马辉煌历史的真切感知，法国的凯旋门会把人们带到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时代，屯溪老街悠长的石板路上依稀弥散着往昔交替而行的喧闹和宁静。城市空间作为人类再造社会物质实体，融入了更多的人类主体意志和社会意义。时间以及社会日常互动有着不可逆转的或然性，而空间以其固有的包容性容纳和记录时间的转瞬即逝，物质环境实体成为时间在流逝中的固态历史记录而在城市空间中留存下来。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限的城市空间逐渐被这样或那样的凸显不同历史社会情景的物质实体所充满，这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城市这样有限的空间里时间

① 于大中，吴宝岭．城市空间层次浅析．新建筑，1998，1

② 曼纽尔·卡特尔著；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P504～P505

③ 吉登斯在对社会系统的结构进行分析时，引入了区域化、场所、定位过程、面对面互动与共在场、在场可得性等分析因素，把对时空的分析与人的互动及其所具有的社会结构性相糅合。为分析客观物质形态及其所在特定环境注入了丰富的社会内涵，而人对物质环境所具有的功能也是研人类的物质文明的重要因素。

得以留存并叠加在这个空间里。因此在共享时间里城市更多地交织着人类的情感和认识足迹以及社会历史进程的痕迹，一个城市就是过去和现代、时间和空间的累积和延展，就是不同社会发展的聚汇点。因此对城市物质空间的认知仅以静态的存在去理解城市物质空间是不合理的，我们同时也需要加入时间的尺度以及人与物之间互动的连续性和动态性。

漫步在中国的城市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与现代摩天大楼交相辉映的是历史悠久的古老民居和亭台楼阁，在装饰一新的建筑不起眼的一角或许会发现模糊的六七十年代的标语，在现代化的娱乐中心正在举行传统的艺术表演。城市既有时代性很强的物质实体同时又传承着延续演进而来的城市物质实体，这种物质文明是历经了城市与人类的互动，沉淀为城市社会文明进程的物质结构基础，在现代城市中折射出城市的跨时空的和谐和交融。如果现代的南京城市仅有不断接踵而起的高楼大厦在整个城市蔓延，现代化的密集交织的立交桥、地铁、高速公路、川流不息的人流、物流、车流等等，那是单薄的，散落在都市其间的明故宫、秦淮河、夫子庙、宋子文等名人故居、马林医院旧址（现鼓楼医院）、国立中央大学旧址、中国国货银行旧址（现新街口邮政局）、圣保罗教堂、国民大会堂旧址为南京城市注入了厚重的历史色彩，而城市自身的脉络在这里实现了延续和传承，徜徉其中我们会看到一个真实丰满而韵味悠长的城市，读到她的悲欢离合，感受瞬间的时间转合。

同时在同一城市也会出现不同城市和地域的物质形态，在上海的外滩可以发现来自不同城市、国家，不同时代风格的建筑和设施；在美国的很多城市也会看见有着浓厚中国传统气息的唐人街；在中国城市仿古一条街上，人们很可能会找到极具现代风格的欧式咖啡屋。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物质形态在同一时间、地域交叠汇集，城市积累了人类文明的精华，成为人类在物质上的聚集节点，是城市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存在的物质载体。这种特殊现象在今天的城市尤其突出，而且越是充满活力的城市这种物质形态的多样性越是明显，而这种城市物质文化的同质化倾向，正是当代信息社会同质性趋势的延展。

吉登斯认为日常生活的空间场所存在着区域化的划分，即不同的社会空间场所在时间以及（或者）空间上存在着相对固定的划分，这种划分随着人们对它的认同的内化，逐渐符号化、仪式化，人们在特定空间场所进行日常社会活动时不假思索地在不同空间场所进行相应的社会活动，无须对自己的

行为和空间场所进行更多的反思。城市从物质空间上来说是由庞大的不同的物质群构成的，各个物质群有着各自不同的结构、功能、形式和意义，相互协调并和城市社会构成城市系统。这些城市物质群和城市社会进行有效的互动和交融，有着既定的社会涵义和象征，进而演化为城市社会的物质符号，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情景定义，并对人们的社会活动适时地进行指导和调整。

一个城市有商业区、住宅区、休闲娱乐区、生产加工区等等。商业区有高楼大厦、如织人流、琳琅满目的店铺，大厦、人流和店铺等组成商业区的典型物质情景。住宅区有成片的民宅小区、繁忙的菜市场，民宅、菜市场等组成住宅区的典型物质情景。当一个人要进行商业活动时，在他的意识中会首先对这些空间区划进行过滤，挑选出商业区，而当一个陌生的外地人驻足城市时，他首先会对周围的建筑、人流、交通、标志等可视及的城市物质情景加以理解和辨识，从而大致区分出自己所处的位置。

同时我们从对物质情景和人的行为的互动观察，也可以对其人及其行为进行一定意义上的假设和定义。一个经常带着香火出入庙宇的人，可以认为其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或者与庙宇或佛教有着很大的关系，当然也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可能，但是至少可以为定义提供有力的提示。而从城市居民小区公共设施和环境的建设程度，可以分析出小区及城市居民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程度的高低。

城市的物质情景有着特定的历史演进性，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有着特定的社会意义，古城市的广场是政治演示和集会的场所，发展到现在已经基本蜕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城市市民休闲娱乐的去处。

二 文化——城市的灵魂栖所

（一）文明集聚地

城市并不是一目了然的物质构成，在拥挤的人群、密布的建筑、星罗棋布的街道背后是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严肃的法律规则、共识的道德仪式习俗以及威严坚实的统治秩序，这些至始至终促使城市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发展，从而保持城市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而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变迁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兴衰，一个精神失落的城市必定是失败的城市，而一个繁荣的城市必定有着积极活跃的民风 and 秩序。城市从其开始起，就逐渐从最为原始的军事防御和商业交换中心演化成为一个地区以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权

利、社会文化的仪式象征。城市就象人的中枢神经控制着整个社会有机体的运行，尤其在古今中外的战争中，城市首当其冲成为敌对双方军事打击的目标，对重要城市的打击，意味着对另一方的警告和征服，而重要城市一旦陷落，就意味着另一方机体的瓦解。

“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等 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 斯宾格勒的这句话明确地表述了城市之于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性，城市为自身的意识形态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样在城市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政治、文化则成为城市的灵魂。城市不断地与周边广大地区以及全球进行着能量、能源、信息、商品的交换，城市的自然和社会属性使城市像神秘的天体黑洞源源不断地吸取聚集着周边地区的能源、劳力、资金、信息等等 在物质财富的大量聚集下，城市的魅力相继吸附了大批的社会文化精英汇聚到城市。城市在具备了物质基础之后 组织、文学艺术、政治、制度、宗教等等在肥沃的城市土地上生长起来。各种文化习俗、政治见解、社会组织形态以及社会阶层等等在城市有限的地域空间可以迅速交汇、碰撞，都企图在城市中获取制度的认同，这种认同就相当于社会的接受仪式而变得非常重要。正是在城市的这种独特属性下，城市历来成为国家及社会重要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发源地。古罗马、古希腊的政治、艺术、哲学等思潮大多是从城市的城堡中诞生；法国大革命时期王朝的起伏跌宕从巴黎的城市史中一览无余；西方的工业革命更是以城市为前沿进行的影响深远的人类社会变革。在十九世纪末以前，世界上大多数人们生活在村庄里，他们也许一生也遇不到一位来自遥远文化背景的人，城市成为人们唯一能实现交流和互动的纽带。到今天，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来自其他地域、文化的人们进行着交往互动，尤其在城市其表现更为突出。不同文化充斥着电台、报纸和影视屏幕 在工作单位、街道、市场上人们会不断地遇到各种人。今天的城市时刻经历着来自全球以及地区之间的各方面的互动和冲击，在这种动态的城市模式中，城市的地理意义似乎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重要，城市的精神成为维系城市以至整个社会的枢纽，也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经历长期的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不断相互交融的过程，如今的城市，邻里之间可以操着不同的语言，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但是他们可以出现在同一社区活动中，他们的孩子可以在一个学校学习，而相隔甚远城市之间互不相识的人们却可以天天在同一个网站中聊天。

① R.E. 帕克等著；宋俊岭等译城市社会学，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7.P2

人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渴望在幻化无序的城市中剥离出真正属于自己和城市的精神。城市既是文化整合张力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成为多样性、混乱和无序的象征，城市也成为变化和创新的象征。

（二）城市是文化的容器

芒福德曾说：“最初城市是神灵的家园，而最后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提高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性在这里得以充分发挥，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神灵，经过一段长时间间隔后，从城市中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够超越其神灵的局限，这是人类最初形成城市时始所未料的。”城市是人类聚集自身的智慧、体力、精神和群体的团结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成果。城市并不是简单的物质的集合和增殖，而是直接带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自城市出现那天起，城市就逐渐突破自身的原始功能，发展出它的自为性，推进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成为人类文明的缔造中心。城市同时也在不断的吸取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并成为—个社会吸收和整合外来文化的载体。斯宾格勒在他的《西方的没落》—书中称“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世界的文化当然也是城市的文化。城市是人类科学技术和文化生活的浓缩和载体，而作为城市对立面的乡村而言，始终在接受城市文明的服务、辐射和熏陶，并且逐步吸附和同化过去，走向城市化。

从古罗马的提姆加德城到摩洛哥的斐茨城，从北宋的汴梁到英国的伦敦，人类文化演进的足迹都在类似这些城市的一砖—瓦中得以传承，芒福德这样说“城市通过它集中的物质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程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可贮存和复制的形式。城市通过它的许多贮存设施、建筑物、档案馆、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代—代往下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一点是城市给人类的最大贡献”。城市的发展过程也是城市文化不断更新和积淀的过程，文化传储手段的不断进步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文化的传递。城市文化在其演进中逐渐表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和相对独立性，即使历经时代的变迁和更替，历经战火的自然灾害的洗礼，其文化承启的脉络仍然依稀可见。而这种历史的承启性正是城市的个性和差异性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城市充满活力的推动力。同样城市文化的这种独特属性赋予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并不为任何权威所消减。1919~1933年在德国城市兴起的包豪斯运动一直被

① L. 芒福德著；倪文彦，宋峻岭译，城市发展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② 同上

希特勒所抵制，在他认为这种新形式和当时诸如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和达达主义等现代派的绘画一样是颓废的艺术。但是极富热情和生机的包豪斯运动为一战后战败的德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追寻人性之路。包豪斯建筑中最核心的精神是突出人道主义，这与当时西方现代工业高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化速度加快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的，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工人拥挤在阴暗矮小的简易住宅区，包豪斯建筑成功运用了新技术经济地解决了城市居住问题。在那个时代包豪斯建筑无疑是最为优秀和人性化的，一砖一瓦中充溢着人文关怀和社会精神的历史痕迹。例如德国建于 1929 年的卡莱大厦以及建于 1931 年的倍罗林纳大厦，在这些建筑的形式里徜徉着那个动荡更迭时代的灵魂，那种屋宇立面的简洁、流动开阔的空间造型、良好的通风和采光以及门窗与墙的光影的变化无不蛰伏着那时的政治、艺术、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信息，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寻求着文化主体、文化内容、文化风格的理解和融合。

城市对于人类而言，其本质就是一种社会存在和物质存在的综合体，相对那些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哲学和文化理论，城市则更生动地用它易于接受的感性化的符号语言来表达厚重文化的历史累积。任何城市的文化特质、文化风格、文化模式都将随着社会生产力及历史的发展发生潜移默化的变迁，但是现代城市文化必是以往城市文化的积累和创新，在过去和现在的变迁中有着文化发展的承继性。北京胡同里货郎的咚咚声、小贩担着糖葫芦的叫卖声、天桥艺人的精彩绝活、人头攒动的大小各色茶馆 曾经在“破四旧”的声浪中销声匿迹，在今天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中又势如破竹般在现代北京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街头涌现，极具现代气息的大酒店旁边却是竹影摇曳、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京韵大鼓有可能同现代流行歌曲同台演出，更不要说老字号的餐饮业不断接替流行一时却又似走马灯般稍纵即逝的餐饮热。

而与此同时，现代的许多城市在对旧城区进行改造时，往往按照新区的建设方式进行整体改造，机械地划分城市功能区间，或者以现代的商业综合体和成片的住宅楼简单地替代了旧城区，对城市的历史延续性明显缺乏社会经济等深层次的研究和考虑，粗暴地截断了城市的文化脉络，造成了城市新旧更替中城市功能的紊乱，进而会带来诸如休闲、沟通、交通以及安全等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当人们徜徉在一个历史文化古城，而除了几处文物景点外，曲折幽深的小巷、古老别致的庭院早已被笔直宽阔毫无意境的水泥马路和居住楼取代

时，人们无法从秩序混乱的城市形态中再追溯城市的历史积淀和约定俗成，历史枯萎在一览无余的“戴帽子、穿靴子、打领带”“贴披檐”的道路与建筑之中，除了失望与感叹之余，还能说什么呢。

现代的城市具有文化简约主义的倾向，更为关心的是人的交通、居住、购物和工作等问题，但是却无法满足人的积极向上的、不断提高的心理需求层次，当千篇一律的住宅、街道和拥挤的人群添满人们的视觉，在城市的界限中无限延长时，人们开始厌倦城市的贫乏、孤独和单调。城市是历史记忆的载体，它自身兼容着历史和现代。简·雅各布斯在她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提出失败的城市往往缺乏明显的多样性。而环境学家勒内·杜博斯则认为应该避免城市环境的单调性和千篇一律性。现代的城市追求效率、效益和时间，失落了对自身的反省和历史文化的再认识，城市的历史文明散落在现代城市的角落，在沉默里等待着城市的升华和复归。

（三）碰撞——和谐与传统的失落

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性以及城市居民的高异质性和高流动性使城市成为一定区域内不同层次、不同流派、不同地域文化的中心和综合体。同时文化所具备的社会性、融合性和开放性等性质共同促成了城市文化的多元性。这种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按其基本属性具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智能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多样性；按其等级来分具有高雅文化、通俗文化和严肃文化的多样性；按其区域来分则有商业文化、工业文化、街道文化等等；按其来源可分为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现代的城市拥有丰富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有着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居民，具有完备的卫星及网络通讯和交通设施，有电影、电视、电脑和电话，城市为全球信息和产业的网络化提供了充分的地域平台，在现代社会全球化的声浪中，城市在实现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城市文化的多元化也在空前发展。在一个城市里对于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群、公司、工厂、文化娱乐以及各种物品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城市的婚礼可以中西合璧，五花八门得让老一辈人不知所云。

国际资本流动模式以及产业与贸易的全球化，在现代化技术的配合下冲击着世界的每个角落，城市首当其冲成为构建全球化的节点和中心枢纽，在这种刺激下城市涌动着潜在的文明生机和力量。但是现代城市的全球化趋势，也意味着城市之间和地域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增强，一个枢纽城市的经济或文化崩溃将可能波及到一大片区域甚至整个世界。一个产品从原料收购、零件制造到最后的组装有可能是在全球不同的城市中进行。全球零售业巨头沃尔

玛自己拥有一颗专用卫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沃尔玛总部可以调到位于世界任一地方的连锁分店当前的详细财务资料。城市与城市之间开始出现功能细化及专业化的倾向，开始多方面的全球的分工与合作，有形的地域和距离的不便逐渐弱化，城市的地域性文化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开始了与多元文化的迅速接轨和融合。城市的文化多元性越是丰富，城市的形态和功能往往越突现出它的生机和繁荣，多元的文化在与城市本土文化的良性接轨中将会大大增进各种文化积极元素的交流和吸收，活跃城市的内在整合机制。现代化大城市的多元文化交融性尤为突出，无论是纽约、东京、巴黎还是中国的上海、北京，都是以国际化大都市的风采展现着世界与本土文明的完美结合，而陈逸飞笔下古代东方淑女执扇、奏乐的油画和城市雕塑成为美国城市风景中的一个亮点，法国建筑大师设计的现代北京的形象建筑——北京国家大剧院将成为古老北京的一笔异域重彩。

在此同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文化将超越于政治和经济成为国家、地域和城市间竞争的最有力武器。法国学者布迪厄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本，独立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之外，而且这些资本之间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互为转化。文化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深层次的制度和组织，当文化作为资本出现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时，与物质和资本一样作为稀缺资源开始成为人类追逐的目标。联合国在1986年制定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文件中明确宣称在人类发展的未来若干年内，其主要两个目标就是“在发展过程中更强化文化尺度”和“广泛促进人们的创造技能和文化生活”。全球化的趋势从上个世纪初西方工业国掀起的全球殖民运动高潮时全球化就已经在酝酿，到现在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上个世纪初的全球化是带着血腥的资本和物资的渗透，那么现在的则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文化的渗透，而作为文化堡垒和集中营的城市自然受到的影响和冲击最为强烈和显著。

文化的多元化给城市和地区带来了和谐和生机的同时，也带来了错位与冲突。各种文化渊源于各自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受到不同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制度等的约束，文化与文化之间在进行碰撞与交流时，一旦文化之间的敏感区与差异性被激起，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冲突，并且种种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的冲突问题都可能被介入之中，使文化冲突复杂化。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体系的重逢》一书中指出“文明间

① (美)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P192

② 叶南客，李芸，战略与目标——城市管理系统与操作新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P238

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当各层次、各类型、各地域的文化在同一个城市相互影响和存在时，城市的内在机制和功能尽管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和不同文化间的利益和分歧，但是由于城市自身功能的有限性以及文化意识的自我认同感和文化间的差异性，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乃至分裂也是时有发生。城市的高异质性和文化冲突的普遍性给城市带来了涌动的暗潮，在世界的各个城市的角落每天都在上演着大大小小的城乡人之间的冲突、不同人种之间的冲突、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不同地域之间的冲突、不同信仰者之间的冲突、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年龄段人之间的冲突等等。由于信仰文化的差异，中东的耶路撒冷成为两个文化世界的征服目标，饱受着战火的洗礼；由于种族的差异，美国的城市存在着明显的白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的隔阂；同样由于新旧文化的更替，城市的空间在人类文明的机器下不断的否定、更新。由于文化的差异，共同上班、共同生活的人们之间却无法真正接纳彼此、实现沟通。

然而冲突并非只有负功能，文化冲突自身就是文化的调试与变迁过程，适度的文化冲突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整合功能。社会学家科塞认为低烈度和暴力性的冲突有着一定的正功能。频繁且低烈度的冲突可以使人们反思和重新组织他们的行为；同时适当的冲突可以在使问题极端化之前达到矛盾的调试和释放；其次经常性和低烈度的冲突可以促进规范调试手段的不断合理化；再次这种冲突提高了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敏感度。同时适当的文化冲突将有利于提高文化系统内部的调试弹性和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

文化一词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定义。近代英国人类学家 E. B. 泰勒在他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近百年经不同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的不断发展。美国人类学家 A. L. 克罗伯和 K. 科拉克洪于 1952 年在共同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文中总结了 100 多种文化定义，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

① 科塞就冲突对于社会整合的功能主要提出了三个命题：1. 系统中的单位越是分化与功能性互相依赖，冲突就有可能越是频繁但却是低烈度和低暴力型的。2. 冲突的烈度和暴力程度越低，冲突就越有可能：(1) 提高系统单位创新与创造力的水平；(2) 在系统单位集端化之前释放敌意；(3) 提高冲突关系的规范调节程度；(4) 提高现实问题的意识；(5) 提高社会单位之间协作联合的数量。3. 冲突越是能够实现命题 2 中的系列命题，社会系统内部的整合水平和系统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就越能得到提高。

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自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文化自身具有强烈的吸收和整合性，不同的文化是不同的群体经历历史的不断洗练而历练出来的，集中了群体的智慧，因此每个文化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都有值得别文化群体学习、吸取的地方。适度的文化冲突将促进文化之间的吸收、调和与一体化进程。城市文化的存在正是多元文化的冲突与一致的矛盾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当代任何一个文明城市都是一定程度上多元文化不断整合和共生的产物，而且城市文明度越高这种现象越明显。城市国家新加坡把华语、英语、马来语与印度语作为官方语言，平等对待任何一种本国民族的语言风俗，有效调和了国家民族多元化的矛盾。

全球化的世界带来了全球范围的信息、资本、贸易以及技术的大流通，文化也随信息流、人流和物流潜入到世界的四面八方，城市作为这种大流通的聚散地，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将更加复杂化，同时面临着新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结构模式的探索与重构。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如今却很难再在古老的四合院里寻到四世同堂，邻里街坊摇着蒲扇、嘬着大茶壶三五成群地围坐着侃大山的市民生活随着接连而起的高楼大厦而消寂，京剧艺术在时尚的气息里有些变味，抄着京腔的北京人穿着五花八门的奇装异服，习惯在低空飞翔的鸽子无法穿越越来越高的城市空间，老茶馆也只能躲进文学作品以便今人的观瞻，我们无法穿越时空一览老北京的神韵，但是老北京的文化确已在与现代文明的承接中越走越远。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仿佛是徜徉在上海的南京路，同样古今中外相似的商品和店铺，同样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和顾客。北京和上海在中国一直是截然不同的南北两种城市文化性格，上海是在商业化和殖民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西方气质的工商业城市，而自古帝王地的北京则一直恪守中国儒道思想的延泽，有着更多农业国度的质朴厚重，在城市的现代化变迁中逐渐具有了许多惊人相似的地方。

城市的聚集性功能在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城市的市民不可能再守着不变的生活严格遵从着古老的伦理习俗，先进的经济以及科学技术在短暂的几十年迅速地先进地区渗透到世界各地，成千上百万的移民在世界的不同国家和城市中往来穿梭，带来穿越地域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生产方式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变革。无论是历史悠远的古城，还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城市结构，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的同时，城市的文化脉络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城市的独立个性和文化内涵混杂在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和

后现代主义的硝烟里，渐失了它的踪迹。漫步在今天的城市，听到的是各色方言和语种，满街是琳琅满目的零售店，穿梭的是来自世界不同品牌的汽车，城市逐流在全球时尚的冲击里。2001年开始起用的香港中央图书馆在建筑平面的设计上以四正围合的设计比喻中国的传统四合院力图体现中国的本土文化内涵但是无论在空间的布局还是比例上更接近罗马建筑的“中庭”内部的设计更是“现代主义”风格，因而并未为城市的建筑文化找到新的途径。在不同文化的混合下，人们往往断章取义，割断文化的脉络，这种本土文化内涵的迷失显然在现代城市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

历史的声音并非只是陈词滥调也不是断章取义，城市文化既是人类历经岁月的磨砺而塑造的生命体的灵魂，也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最高财富，它赋予物质、能量、环境和信息以精神，使城市鲜活灵动了起来。割断自身文化脉络的城市是失忆的城市，容易在现代的城市群中迷失自己，城市的人们从满目的城市橱窗、标牌、公寓、酒店和霓虹灯里从即时的城市情景中无法读到悠远的故事，这是城市文化的泛化也是独立城市文化体系的终结，当城市开启了通向世界的窗户时，却往往关上了历史的窗。

美国学者莫什·萨夫迪曾分别于1973年和1999年对北京进行了访问但是短短二十几年的变化却是巨大的。1973年的北京之行令他兴奋：“那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很少有依然如此毫不妥协地坚持继承传统与历史的。紫禁城作为城市中最重要、最富纪念性的建筑群隐现于环绕它的低尺度的邻里中。许多街道都十分开阔并绿化成林荫大道……大道是拥挤的，却不是因为汽车。成千上万的自行车穿行在城市街道上。汽车的数目很少，而且只是偶尔才被自行车流所打断”。1999年的重返北京却让他感觉：“几乎是来到了另一个星球，又好像是相隔了几代人之久。很难相信像这样巨大规模的发展会发生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我们从机场到市中心的旅行被交通阻塞延迟了，那是因为成千上万的汽车超过了新建的立交桥的负荷功能。一条条排列着高楼建筑的大道代表着一种新的都市密度与发展模式：写字楼、公寓、酒店和无处不在的汽车。当然，还有许多骑自行车的人试图在汽车的洪流中穿行。许多历史区域已经消失了，大量的四合院被拆除而代之以高层塔楼。北京在几十年之后重蹈了许多西方、南亚和拉丁美洲城市进化的过程。同样的发展模式，同样的对汽车的依赖，同样的忽视公共交通，以及随处可见的对历史区域的毁损和混乱布局的高层建筑。而所有这一切是发生在一个拥有良好建制